

## 中譯本導言

何光滬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甚麼是人？人是具有「人性」的動物。那麼，「人性」又是甚麼？

我們是人，那麼，我們生來都具有人性，一勞永逸地具有人性嗎？假如是這樣，為甚麼會看見一些人「滅絕人性」，一些人「禽獸不如」？

我們都是「凡人」，都相信「人人平等」，不過，我們也都看到「人同人不一樣」——為甚麼有些人的行動可以「超凡脫俗」，有些人的人格令人「高山仰止」？

我們都知道「做人」很難，都知道人生艱辛。正如無人不會犯錯，無人不會生病，同樣無人沒有苦楚，無人不會死亡——那麼，億萬蒼生，千百年來，為何還要行此險路，受此磨難，為何還要樂此不疲，努力「做人」？這樣的艱苦卓絕，意義何在？這樣不畏險阻，目標何在？

所有這些問題，所有這些難題，已經有無數的人做了無數的回答，也有無數的人並不在意，或並不滿意那些回答。

但是我想，讀者手裏這本書給出的回答，肯定值得你的注意，值得千千萬萬的人注意；肯定值得你思考，值得千千萬萬的人思考。我甚至可以說，即使你不全滿意其中的回答，你也會再次對這些生死攸關的問題產生濃厚的興趣。因為，這位作者探索人性難題時不懼繁難、直面一切的堅毅沉着，分析人生處境時抽絲剝繭、鞭辟

入裏的透徹精闢，還有他對已有種種理論學說的了然於胸，對各家各派哲學神學的取精用宏，眼光之高遠，境界之開闊，論述之平易，語言之樸實……所有這些，使得此書成了我見過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有啟發性、最值得反復閱讀再三思考的探索人性、分析人生的傑作。

## 一、

作者麥奎利（John Macquarrie, 1919-2007）是當代最傑出的神學家兼哲學家之一，不過我還想說，他更是現在和將來在這世上行走的所有人很難遇到的一位和藹可親又能答疑解惑的好老師、一位善解人意又能鼓舞人心的好旅伴！

麥奎利（他的朋友同事們都親切地稱呼他早年的凱爾特語[Celtic]名字「伊安」——Ian）一九一九年六月生於蘇格蘭閉塞的海岸小鎮倫弗盧（Renfrew）。在那個幾乎「天然地」具有宗教虔誠的邊遠地區，他在長老教會的主日學校接受最早的教育。他在自傳性的《論做神學家》（*On Being a Theologian*）中回憶說：在家鄉的凱爾特人基督徒看來，「上帝並不是遠在高天之上的一種力量，而是近在自己周圍的一種存在……凱爾特人基督徒每天都生活在同聖徒們的交流共融之中。即便是劃着小船去釣魚的時候，聖徒們也伴隨在身邊」。<sup>1</sup>這種從埃留金納（Eriugena）直到拜里（John Baillie）的眾多蘇格蘭神學家所表現的凱爾特傳統，對麥奎利後來用上帝之「內在性」（Immanence）來平衡上帝之「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神學思想，也許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以優異的成績從派斯雷文法學校（Paisley Grammar School）畢業之後，麥奎利十七歲時進入格拉斯哥大學

1. John Macquarrie，《論做神學家》（*On Being a Theologian*; SCM, 1999），頁8-9。

(Glasgow University)。他二十一歲畢業時，獲得了心靈哲學領域一級優等學位，以後又學了三年神學，並取得了長老會牧師資格。但他當時對哲學興趣更大，而且因為不願利用牧師身份合法逃避兵役（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謝絕了到劍橋大學研究神學的獎學金，並在二十四歲時（1943年）自願加入皇家陸軍的牧職部門。一九四五年他曾在被俘的德國牧師幫助下，協調為德國戰俘提供宗教服務的工作（他少年時代曾依靠英國廣播公司廣播自學了德語）。一九四八年他擔任教區牧師，一九四九年同家鄉的姑娘詹妮（Jenny）結婚。

此時，他已按格拉斯哥大學神學教授里德爾（John Riddle）的建議，在該校師從著名神學家亨德森（Ian Henderson）攻讀博士學位。他一九五四年提交的博士論文在一九五五年出版，題為《存在主義神學——海德格爾與布爾特曼之比較》（*An Existential Theology: A Comparison of Heidegger and Bultmann*）。<sup>2</sup>布爾特曼親自為之寫了「鑒定書」，稱年輕的麥奎利為「一流的思想家」，具有「傑出的闡釋能力」，又說很少看到對自己的意圖與工作如此不帶偏見而又深入透徹的理解。他不同意麥奎利對他的批評，但卻說：「必須承認其批評不僅公平、敏銳，而且觸及到的確成問題的、必須在今後的討論中加以澄清的那些方面。」<sup>3</sup>這位大師還稱讚麥奎利對海德格爾「常常很難理解的思想」，具有「簡明清晰地展開呈現的罕見才能」。<sup>4</sup>確實，在筆者多年前讀到麥奎利寫的小冊子《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時，那感覺就好像一顆費了很多力氣卻敲不開的核桃，被他輕鬆地剝開，並把分成兩半的核仁，送到了我的嘴邊！

2. 中譯本由成窮譯出，香港道風書社二〇〇七年出版。

3. Macquarrie，《論做神學家》，頁18。

4. 同上。

當然，他之所以有如此功夫，除了他那「探討一個難題，就要把它解決」的天性和天資，還由於他翻譯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所付出的「汗水、眼淚」和所獲得的成功。海德格爾此書號稱「不可翻譯」，德國人也很難讀懂，但是帕提森（George Pattison）評論說：正如第歐根尼（Diogenes）用自己走上走下的動作，反駁了愛利亞學派（Eleatic School）對運動的否定，麥奎利和羅賓遜（Edward Robinson）的翻譯本身，也駁倒了這種「不可翻譯性」。<sup>5</sup>麥奎利對海德格爾的鑽研，當然對他早年的「存在主義」傾向有重要的影響。但是也應該看到，他後來對另外兩位大師蒂利希（Paul Tillich）和拉納（Karl Rahner）的研究（當時拉納爾的著作還沒有英譯本，英國人一般不知道他），對於他形成自己的神學和人學也有影響。當然，麥奎利從來是眼光開闊、胸懷開放的「世界主義神學家」，從來不局限於一家一派，而是不拘一格、博採眾長的學者。

整體而言，在麥奎利學術生涯的第一階段（1948-1962），即他在格拉斯哥大學攻讀、教學、翻譯、寫作的早年時期，他的興趣先是英美的新黑格爾主義或絕對觀念主義，後又轉向歐陸的存在主義。他對歐陸的存在主義哲學尤其是海德格爾的哲學，以及存在主義神學尤其是布爾特曼的「非神話化」神學的深入研究，不但在英語世界領先，而且有引進之功。

但他並不局限於所謂實存關切（existential concern），不局限於對實存或人生（existence）<sup>6</sup>的分析，而是同晚期海德格爾類似，要從人生分析走向本體論

5. George Pattison, 〈譯海德格爾〉（Translating Heidegger），載 Robert Morgan 編，《探索人性與神性》（*In Search of Humanity and Deity*；London: SCM, 2006），頁 57。

6. 本文所謂「人生」，實際上就是有關哲學術語“human existence”之所指。

（ontology）或存在論。另一方面，他通過比較研究海德格爾和布爾特曼，肯定了在現代世俗社會中用存在主義哲學方法來表達基督教信仰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在這一時期，他除寫作了許多哲學和神學論文之外，還出版了《存在主義神學》（London: SCM, 1955）和《非神話化的限度》（*The Scope of Demythologizing*; London: SCM, 1960），基本上完成了《二十世紀宗教思想》（*Twentieth-Century Religious Thought*; London: SCM, 1963, 2001）的寫作，並與羅賓遜合作翻譯出版了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London: SCM, 1962）。對於一些以為麥奎利只是在重複海德格爾的人來說，帕提森的這一評論是十分重要的：「對於本真性——信仰——的一種基督教體驗，看來也會質疑《存在與時間》本身的許多觀點。因為，正如麥奎利對於布爾特曼把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翻譯』成基督教神學的批判性評價所表明的，要公正地判斷基督教本身要說的一切，不僅僅是關於上帝，而且還有關於人生要說的一切，海德格爾所提供的關於人生的觀點是太貧弱、太簡單化了（《存在主義神學》，尤其見頁 233-246）」。<sup>7</sup>他還繼續評論道：「基督教神學對海德格爾的翻譯（『翻譯』一詞既要理解為通常意義的翻譯，還要理解為『翻譯—解釋』）將永遠是同海德格爾自身文本的批判性和論證性的相遇……這是能夠為翻譯事業提供適當基礎的唯一可能的對文本的理解……《存在主義神學》恰恰是對於海德格爾的人論和存在論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吸收到基督教神學的世界之中所做的一種批判性說明。」<sup>8</sup>

7. 同上，頁 65。

8. 同上。